

望玉道九术纂

《顺生论》

外编

● 张中行 著

群言出版社



望道杂纂

《顺生论》外编

● 张中行著



群言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望道杂纂:《顺生论》外编/张中行著.

—北京:群言出版社,2000.2

ISBN 7-80080-266-3

I. 望…

Ⅰ. 张…

Ⅱ.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N.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1899 号

群言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100006)

电话:65265522—2216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25 印张 2 插页 310 千字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G·160 定价:26.00 元

自序

近两三年,我编了五六种内容性质可以标个什么名堂的选本,如写读书的,写游踪的,写家乡的,皆此类也。内容性质不同而编的因缘相同,都是或出版社内编辑或出版社外主编(承担某系列)找上门。非由己策划而出书,是被动的,也许就不免于见利忘义之嫌吧?不久前的某日侵晨,我目已张而身未起,忽然想到这类被动出书的事,反躬自问,如果换为义在利先,出这类可以标个什么名堂的书还能心安理得吗?幸而能心安理得,如果可以分主次,排在首位的应该是哪种性质的?一思,不清楚。再思,改为由最关心和用力多方面考虑,像是应取谈论生活之道的,可否也编一本?自信心不足,向一位最相知的友人征询意见,答复简明而干脆,是早该编这样一本。二人同心,黄土变金,胆加大,决定试一条新路,主动编一本谈论生活之道的。

主动编这样一本,是不是因为自信在这方面多有所知?不敢这样狂妄,还是改为说多有兴趣吧。关于深入思考人生的兴趣并化为钻研的行,我是由大学毕业前后开始的,荏苒十几年,所得不过是,借用《礼记·中庸》的话表示:“天命之谓性”的领域难明,“率性之谓道”的领域可以明。这道即人生之道,

或生活之道，古人视为崇高玄远，所以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因为他们有所做，还想能够确认这是天命的当然。其实呢，用现在的话说，我们所能知的只是怎样做就可以活得好些，至于好为什么就好，或说有什么究极价值，自然谁也说不上来。说不上来，是因为我们把问题由枝叶深追到根，比如万有中竟出现了生命，竟有这么个万有（或宇宙），何以故？有没有什么目的？我们更加不知道。但大的不知之下我们有所知，限于生活之道，我们都知道，或不得不承认，活比死好，快乐比痛苦好，自由比受压制好，有饭吃比没饭吃好，等等。这好与不好是怎么分的？用古人的话说是接受“天命之谓性”，然后是“率性”（意为顺着本性做）。“率性之谓道”，意思是，你想知道怎么样活就好，或了解生活之道，不过是顺本性而行。这样说的道是理，至于具体化为事，就还会碰到许多问题，因为，只说两种最大块头的，一，人不只一个，率己性之外就还有率人（或众人）之性；二，某事（如三纲的实行）是否合于率性之理，还会公有公的理，婆有婆的理。本此情况，我也有我的理，并不揣鄙陋，由五十年代起，想把这方面的己见系统地写出来。为大气候所限，多断少续，直到九十年代初才完稿，取名《顺生论》（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顺生即率性也。问题大而复杂，大胆探索，不免有瞎子摸象之嫌。但自信能够“修辞立其诚”，并希望能以“人文主义”（求人人能活得好）“一以贯之”。也就是本诸这个“一”，比如在书的第二分社会部分，我反对专制，因为一个人说了算，结果必是小民陷入水深火热；第三分己身部分推重知识和品德，因为没有这个，在社会上混就必致害己害人，破坏了人文主义。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其实常人也是这样，心里想什么，出于口中，形于笔下，必仍是那一

套。这是知化为行的一以贯之，指实说是若干年来，对应某些事，我写了不很少文章，表示己见。其中有温文尔雅的，近于进言，有不温文尔雅的，成为牢骚，面貌不同而精神则单一，谈论生活之道，所据之理也单一，《顺生论》中所阐明。与《顺生论》比，这类零篇断简有缺点，是着眼于理，不成系统；但也有优点，是就事论事，针对性强，连带的也许就更值得参考。人总是信自己之所信，既然认为值得参考，又想尚友古贤哲，与人为善，所以鼓起勇气，集这类文章为一本，字数可能超过《顺生论》，希望未知数的同好，即也注意生活之道的人能够赏以慧目，其中有些甚至不少成为同道。

愿望飞到天上了！当务之急是编，不得不变为脚踏实地。文长短短，近百篇，要排个次序。大致是这样排的：一，正面谈人生，二，诗意的境界，三，高风与修养，四，处世之道，五，有知利于行，六，针砭世风。因为内容没有严格的界限，目录及文篇未分组。还要说说书名。因为所收文篇是杂凑的，灵机一动就想到李义山的《义山杂纂》，我们乡下有句俗话，“借来的牲口有劲”，也就用不着另起炉灶了。前两个字呢，有人说可以用“明道”，我想了想，不敢，但又不愿意离开“道”，那就用“望道”吧。又因为这所望之道与《顺生论》所望一而不一，所以加个副标题，学先秦诸子立论先理后事的旧规，称为《顺生论》外编，外者，举事以明以证内之理者也。

张中行

1999年10月30日

于尚未供暖之寒斋

目 录

自序.....	(1)
一 天道与人生.....	(1)
二 安于不知天.....	(6)
三 关于平安的对话	(10)
四 机遇	(15)
五 才少与才多	(22)
六 本生与修道	(26)
七 生的小反抗	(30)
八 鱼引来的胡思乱想	(40)
九 罪孽深重	(44)
一〇 老温德	(48)
一一 看短剧《人到老年》	(53)
一二 寿则多辱	(56)
一三 书生身后	(62)
一四 桑榆自语	(66)
一五 幻境和实境	(99)
一六 神异拾零.....	(103)
一七 蓬山远近.....	(106)

一八	梦的杂想·····	(112)
一九	无题·····	(117)
二〇	归·····	(123)
二一	清风明月·····	(131)
二二	案头清供·····	(135)
二三	户外的树·····	(138)
二四	起火老店·····	(142)
二五	牦车驴背·····	(146)
二六	安苦为道·····	(151)
二七	旷达·····	(156)
二八	关于信佛·····	(162)
二九	蒲团礼赞·····	(166)
三〇	三宿桑下解·····	(170)
三一	关于节操·····	(174)
三二	知惭愧·····	(179)
三三	《论语》的五十·····	(184)
三四	人告之以有过则喜·····	(188)
三五	关于反观乎己·····	(191)
三六	自嘲·····	(195)
三七	自祭文之类·····	(202)
三八	结尾的高风·····	(210)
三九	求转败为胜·····	(213)
四〇	“宁可挨骂”·····	(217)
四一	读后抄存·····	(220)
四二	邓念观·····	(224)
四三	孙以悌·····	(227)
四四	怪物老爷·····	(230)

四五	怀疑与信仰·····	(235)
四六	难得糊涂·····	(242)
四七	刚直与明哲·····	(249)
四八	直言·····	(252)
四九	冷与热·····	(258)
五〇	关于贤妻·····	(261)
五一	临渊而不羡鱼·····	(266)
五二	自欺而不欺人·····	(272)
五三	老境·····	(276)
五四	嘉孺子·····	(280)
五五	常人哲语·····	(283)
五六	止戈为文·····	(286)
五七	错错错·····	(292)
五八	帮忙的悲哀·····	(296)
五九	也来一篇四书文·····	(299)
六〇	幼儿之教育·····	(302)
六一	君子远庖厨·····	(305)
六二	长物与戒之在得·····	(308)
六三	挥泪对藏书·····	(314)
六四	礼与其奢也宁俭·····	(319)
六五	消费的我行我素·····	(322)
六六	由益智跳到爱智·····	(325)
六七	关于读书明理·····	(329)
六八	尊师与尊理·····	(339)
六九	先来点赛先生为是·····	(343)
七〇	何须蜀道问君平·····	(346)
七一	关于解放思想的对话·····	(354)

七二	难矣哉如释重负·····	(360)
七三	读《漳南遗老集》·····	(372)
七四	德·理·力·····	(381)
七五	钱与德的你死我活·····	(385)
七六	酒·····	(388)
七七	通俗与不雅·····	(397)
七八	朴与清的消失·····	(401)
七九	脸谱·····	(404)
八〇	献丑·····	(408)
八一	伪劣解·····	(413)
八二	关灯之微·····	(417)
八三	也谈迷信之风·····	(420)
八四	再思福倒了·····	(424)
八五	崇俭示众·····	(427)
八六	口腹的享受·····	(431)
八七	一瓶人头马的烦恼·····	(434)
八八	常言道甚解·····	(437)
八九	“钱”迷心窍·····	(441)
九〇	宁可多来点道学·····	(444)

天道与人生

“仁者心动”见《六祖坛经》。心动是因执迷而有所想。不迷而悟就无所想吗？也想，所想是“本来无一物”。至于我们常人，感知有物就不能领会无物的境界，也就常常不免于心动。由成群的常人缩小到我已身，今日下午照例少事，面对窗外的阴翳，心不能如止水，动了。竟想到玄远，天道吝、人生苦之类的问题。文章是自己的好，连带思绪也是自己的好，决定记下来，如果有幸灾梨枣，给有缘的人看看。

凡事都有起因，此次心动的起因是近天灾联想到远天灾以及大环境的不可靠，于是心情一飞跃就跃到《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不仁，多理解为没有善心，听说也有解为没有觉知的，吾从众，则“以万物为刍狗”的确义应从《庄子·天运》篇说：

夫刍狗之未陈也，盛以筐衍，巾以文绣，尸祝齐（斋）戒以将之，及其已陈也，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而爨之而已。

意思是有用就用青眼看，用过之后立刻换为白眼。很巧，这看

法同于有些带悲观色彩的哲学家，说天生人（或扩大为生命），所求不过是传种（求生命不断灭），所以能传种的时候，单看人类的女性，粉白黛绿，很美，及至“够不够，四十六”以后，面由粉嫩变为枯黄，就很像“及其已陈也”的刍狗了。可悲吗？我此时的想法还不止此也，或者说，是从更宽广的角度看，人，或扩大为一切生命，有了生，所求为平安，舒适，快乐，以至不断灭，而实际则是难，难，难。

多想到难，违反自求多福之道，乃来于不得已。是不久之前传来台湾大地震，死伤人不少，稀有的是余震很多，竟仍有七级以上的，我们在其上安身的这个球体，它的内部如此不稳定，会不会闹更大的乱子？自然谁也不知道。不知道，就难免从杞人之后，忧天。比如真就忧到自己的脚下，忽而也动了，幸而不大，自己喜欢的一些长（读丈）物，安坐在多宝格里的，北朝的陶砚、南朝的瓷灯之类，还能逃过劫数吗？忧引来怕，不由得想到许多可怕的。限于地震，也是不久前，有土耳其的，再前，切肤之痛，有唐山的。地震之外呢，天灾还多得很，单说风和水两个大户，花样很多，破坏力很大。这样说，是我们切盼的平安，能得不能得，还要靠机遇，因而“能断百思想”还好，不能断就难得心安。

这不能心安，随着宏观知识的增加，范围还会扩大，程度还会加深。比如只是扩大一点点，有孙悟空的本领，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往远离地球的方向折，一而再，再而三，直到回头望望，地球变小像个车轮，在空中飘着，无依无靠，而且在转动，会有什么感想？至少杞人之流会忧，忧它可能飘到无何有之乡，或犯小孩子脾气，不规规矩矩转动。或曰，你这是破格的胡思乱想，因为有引力等规律管着，必不会有意外的变。可是说到变，我们就不能不想到两种情况。一种是常态的变，佛家

所说生住异灭的变，即总会有一时，地球，大到太阳系，甚至银河系，不再是这个样子。另一种是可能的变，设想个最大的，是规律的变为空无，后果如何就不可问了。有人会说，这真是异想天开。我想反驳一句，对于我们的宇宙，我们的所知还很少的时候，说某些情况不可能，不同样是异想天开吗？至此，可以总而言之，是心之官飞到地球以外，我们就更加不能心安了。

以上所说难得心安的情况还可以说是属于偶然，即碰到不碰到在不定中。还有属于必然的，是病和老死。病和老带来苦，是小焉者，甚至可用《庄子》“大宗师”的态度对之。死就不同，带来断灭，与生命的本性冲突，所以看破红尘如佛家，也同意常人的“死生亦大矣”，一再强调“生死事大”。不能长生，事大，而又无可奈何，所以全面看人生，轻会近于佛家，多有苦；重呢，就只能沉痛言之，没有意义。

可是或上帝创造，或自然演化，偏偏出现了生命。有这样一个宇宙是个奇迹，不可解。宇宙中出现了生命，低，有生存、绵延的欲求，高（如我们自吹的“万物之灵”），生存、绵延的欲求之外，还能“知”（由分别人已到测定光速等等），同样是个奇迹，不可解。不可解，只好不知为不知。但是难得忘掉切身感知的，是由“天命之谓性”接受有所求，而也是定命，连有所求的己身，处境也是燕巢于幕，时时有大大小小的各种危险。想到危险，甚至经历危险，如果不甘于顺受而也作《天问》，向上帝也好，向大自然也好，就可以说：“天生人，同时生坎坷，困苦，直至断灭，与之相伴，难道真是有意恶作剧吗？”“天何言哉！”问而不答，而诸多危险不能减，微弱如人，又能怎么样？只是希望运气不坏；不幸希望落空，“畏天命”，忍；忍而超过限度，断灭而已。

语云，死马要当活马医，未断灭，有生，就要有个自己认为

适当或只是不得不如此的生活之道。绝大多数是乐生主义者或希望主义者，举上层者为例，昔曰士，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文、试帖诗，希望有朝一日金榜题名，连升三级，大富大贵，光宗耀祖；今曰商或企业家，集资，开厂，炒股票，希望有朝一日成为大款，高楼、矮车之外，还要建别墅，金屋藏娇。这样的生活之道，观身，很活跃，改为观心，则仍是《诗经》所说“不识不知，顺帝（天帝）之则”一路，只是外加一些机心。不幸是帝之则中也有坎坷、困苦直到断灭，因而希望常常如肥皂泡，短时间华美，转眼就破灭，如士则竟未能金榜题名，商则竟未能成为大款。佛家戴由印度进口的眼镜，面对人生，总是看到希望破灭的一面，所以《金刚经》说现世“如梦幻泡影”。人，所期望都是常乐加不灭，做不到，所感就成为“苦”。佛家的所求是灭苦，理论上，办法有外和内两种，外是除去苦的一切来源，包括天灾、人祸以及生老病死。显然，幻想为有神通的佛、菩萨也必做不到。外此路不通，只好转为内，用今语说是改造思想，具体要求是比《老子》的“不见可欲”更进一步，成为虽见可欲而心仍不乱。这显然很难，所以要用止观、参禅诸法改变对外界的觉知和感受，如“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是变觉知，视美女为不净是变感受。不能变是迷；能变是悟，所谓即心是佛，顿悟可立地证涅槃，得常乐我净。想得不坏，只是抗“天命之谓性”的性太难，皈依后的四众的生活情况千差万别，不好说，只说可入《高僧传》的人物，最终还是不免于示寂，入塔院了。与佛家的仍有所求相比，庄学的道家重逍遥，无所待，或说看一切得失为无所谓，反而离超脱更近些。缺点仍是冥想容易，做很难，比如庄子，不是也曾向监河侯借粮吗？可见饥寒之苦，哲学是不能挽救的。这总的说是，改造思想的内功纵使言之成理，由理过渡到事，是很难畅通的。

所以切实可行之道仍是实事求是，有了生，一面尽人力，求活得好些，或说困苦少些，另一面要了解人生，知道多如意也罢，少如意也罢，都不异于燕巢于幕，时时会遇到危险。或曰，如此卧不安席有什么好处？初步答：有好处也罢，没好处也罢，既然实况是这样，只好承认。进一步答：承认是安不忘危，会有好处。由小而大是一，反梁惠王之道，看“利”不那么重了。试想，能够洞悉人生的诸多花样不过是天命的不得已，时时在危险中而没有究极意义，还会为蝇头小利或牛头大利而拼死拼活吗？二，由不重利前行，可以使“争”降温，因为所争千种万种，可以万法归一，是利。争有小范围的，由人与人起，可以放大，直到国与国间，如果能降温，其功德真是大矣哉。三，这种观照人生的觉知有可能推己及人，如叔本华所说，己身以外的人都是“苦朋友”，则可以培养“爱人如己”的“德”，且夫“太上有立德”（见《左传》），则必带来多种善果，就不劳费辞了。

思绪至此，连自己也感到有些飘飘然。要收视反听，从速回到脚踏的实地。如梦醒，不免于问：杞人忧天之类也可以推己及人吗？又是难。畏难，改为看窗外，阴翳早已变为快晴。知地虽震，未影响秋高气爽，还是断百思想，扔开雕虫之笔，到院里去晒太阳吧。

安于不知天

语言中常听到“天”的声音，文字中常看到“天”字，音同、字同，上下文不同，意义可能不一样。不一样，有一个算一个，相加，其和会很多。举两种常而重的：一种主要来于仰首所见，天圆地方之天是也；另一种主要来于玄想，说法很多，“天何言哉”是，天不变则道不变也是，用今语可以说得明朗些，是“万有之本”。前一种天存于目，能变的花样不多，可存而不论。后一种天就大有文章可作，古今中外的贤哲几乎都以此为题作过文章。他人作了自己还作，前人作了后人还作，表示：一，都信自己的玄想，不信他人的玄想；二，都对这样的天有兴趣，想明白其真相或所以然。这所以然可以加细说，是何以会有，如何发展变化，以及有没有价值性质的意义。显然，这都不容易知道。难而不退，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能觉知，觉知中有万有，并觉得我们是万有的一部分，生而为人，如不幸，不知母为何人，尚视为终身之憾，况最根本的母乎？

求知根本的母，也是一种欲望。如果真能知呢？恍惚记得斯宾挪莎说过这是最高的获得。人同此心，推想他这种想法，古今中外的贤哲都会接受。都有这方面的求知欲，可是天道远，看不见，摸不着，想知其究竟，只能任“意”之根去逍遥游。

逍遥者，照庄子的说法，要“无待”，即不受任何限制。可能连因果的连锁也不要了吧？所以其结果就人各异辞，都以为自己的想法有道理，别人的有缺漏，甚至未能言之成理。且夫理，还有一个逻辑的，是同一事物而解说不同（如李商隐《锦瑟》诗的主旨，有人说是悼亡，有人说是咏自己的诗作），可能都错，不能都对。对天之本然的诸多推想正是这样，“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不能使人人首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玄想来，难得在实物方面取得证明。这实物，我们过去曾称为“宇宙”，是空间、时间的混合，旧坛子可以装新酒，现在仍然称为宇宙。天换为现代化的宇宙，大变动是由心之官走到外界，由恍兮惚兮变为可见，可测定，直到大而至于无边，远而至于无尽。这样一个宇宙，或天，身上还要粘连着旧时的问题，即何以会有，如何发展变化，以及有没有价值性质的意义。

价值，或意义，难言也，也因为有更急的，只好放一放，暂看作没有这样的问题。这更急的是，既然已知有这样一个宇宙，就应该先弄清楚它的形质。目的与昔人不异，方法却是崭新的一套，即不再是玄想，而是“科学”。科学方法的特点是，先辨清实况（多借助仪器），然后解释（借助规律并更新规律）。显然，这是个既庞大又复杂的工作。可是众志成城，到本世纪结尾，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时代相比，我们的所知可说是颇为可观了。可观的观包括微观和宏观，微观越追越小，宏观越追越大。我们吃现成饭的常人对宏观更感兴趣，这里专说宏观。门外汉只能说门外所见，大致是由我束发受书的时候起，先知道天圆地方是无根之说，我们的立脚点是个球体，只是一个恒星太阳系里一个不大的行星。其后随着常识的增加，宇宙逐渐增大，“里”的尺度不合用了，要换为“光年”。跟随着这新的尺度向外延伸，很快就伸到银河系，河外